

《老子新编》评介

桂 胜

(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, 湖北 武汉 430072)

[作者简介] 桂 胜(1961-), 男, 湖北黄梅人,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, 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。

[中图分类号] B223.1 [文献标识码] E [文章编号] 1671-881X(2007)03-0415-02

武汉大学博士后余元洲先生的新著《老子新编》, 本人先睹为快, 觉得很不错。说它不错, 是因为通篇体现了一个“新”字——结构新奇、诠释新意、语言新颖,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:

第一, 结构新奇合理

《老子》通行本, 又称《道德经》, 有“道经在前、德经在后”和“德经在前、道经在后”两种体例。但是, 无论是何者在前、何者在后, 道经中都有许多德经的内容, 德经中也有不少道经的内容。而且, 所谓“德”者, 在老子那里, 是“得道之德”, 这又由于“君王用之以治国, 百姓用之以行事”而表现为不尽相同的标准或要求。今余元洲先生将其划为“社会之道”和“人生之道”两卷, 可成一家之言。“社会之道”和“人生之道”两卷, 加上前面的“道之总论”一卷, 共有三卷九篇八十一章。它们是: 第一篇, 道本体论(第1—13章); 第二篇, 道认识论(第14—18章); 第三篇, 道方法论(第19—29章); 第四篇, 经邦济世之道(第30—46章); 第五篇, 反战与胜战之道(第47—50章); 第六篇, 邦国交往之道(第51章); 第七篇, 修德养性之道(第52—62章); 第八篇, 为人处世之道(第63—72章); 第九篇, 保身与摄生之道(第73—81章)。这个结构, 颇为合理。尽管每一卷、篇、章中仍不免会窜入一些属于其他卷、篇、章的内容, 但与现行的通行本相比, 似要条理科学不少。老子其人高深莫测, 《老子》一书包罗万象, 《老子》之道玄而又玄(详见拙作《老子之势观探微》, 《东亚研究》2007年3月)。囿于学派, 难窥全豹, 不容易识得老学的三昧境界。余元洲先生早年治英语、俄语、文学, 通音律, 有经济、政治之才(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、华中师大政治学博士), 盛年又师从梁西先生作博士后研究, 于“道法学”颇有心得, 可谓学贯中西。以此知识结构及学术素养兼之多年于道德之学之意趣, 《老子新编》得其人也!“无成势, 无常形, 故能究万物之情。”

第二, 诠释时有新意

战国时期就有人对老子原文进行注解。《韩非子》一书中, 收有《解老》和《喻老》两篇涉及老学的文稿。自此以降, 几千年来, 已有无数人投入这一工作, 包括唐玄宗李隆基等封建帝王, 今人更是数不胜数。但由于《老子》一书“钻之弥深”, 能够注疏评述得宜, 领悟其精神意旨, 举一反三, 还真不容易。余元洲先生的注解, 虽也不可能“毕其功于一役”, 至善至美, 但他的《老子新编》尽力化解老子思想中的消极成分, 深入挖掘其积极因素, 其用心是值得肯定的。

世人都知道老子五千言是丰富的宝藏, 但是由于其过于蒙昧、玄妙, 降低了其应用价值和可接受性。今余元洲先生通过注疏探究“无物之象”、无音之声的精髓, 于消极无为中, 彰显其积极有为的一面, 就“无形”中提高了其应用价值和可接受性, 尤其是对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社会的应用价值和可接受性。

以上说的是余注当中“一以贯之”的总体倾向性。再就其具体的注释来看, 也有许多有新意、有价值

之处。比如,对一般人来说理解难度很大的通行本第十三章《老子新编》第70章);特别是余元洲先生就“宠为下”、“宠辱若惊”、“贵大患若身”和“为吾有身”、“及吾无身”、“贵以身为天下”、“爱以身为天下”等等语句所作的解释,就是例证。还有,在原通行本第三十六章《老子新编》第23章),元洲抓住方法论与谋略论、谋略论与权术技巧的联系与区别这个关键点,从根本上否定了老子在本章“授人以权术”的说法。其他类似颇有新意而又能够自圆其说的注解比比皆是,读者不妨仔细玩味。

第三,语言新颖,翻译精要、恰当

老子道德经在国外的译本很多,据说仅次于《圣经》,居世界第二。仅英文译本就有几十种,或更多。各本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陷,难以赘述。余元洲先生既用中文白话诠释《老子》,又亲自用英文进行译介,中文白话翻译的优点在此不加列举,这里仅举一例来说明部分语句的英译之妙。

《老子》中有“曲则全”语句,余先生的译文是“A crook in the lot, a good luck in result.”其意思,乍一看,不知所以。但若我们知道英语中有“There is a crook in the lot of every one.”这么个谚语的话,就很好懂了。这个谚语的意思是“人生总有不如意处。”显然,“crook”指的是“委曲”,“lot”指的是“命运”。余先生之译,就是截取这个谚语半句,加上自创的半句“a good luck in result”(结果是有一个好的运气),合二为一,即成老子“曲则全”三字的英译:“A crook in the lot, a good luck in result”。这个译法,可以说是颇费匠心的。

接下来的“枉则直”,元洲的英语译文是:If the road is twisted, the way will be straightened.(如果你所走的“路”是弯的,那通往目的地的“道”就是直的)。应当说,这个译法已经不错了,但就在本文发排之前,元洲打来电话说,由于“曲则全,枉则直”在老子人生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非同一般,所以他一直在琢磨怎样将其译得更好些,以便让外国人和海内外懂英语的同胞通过他的译文,也能领略到其中的旨趣。于是,元洲就又作了改进,其一是将情态动词 will 改为带虚拟语气的 might,其二是将带有被动含义的过去分词 straightened 改为简单朴素的形容词 straight。将来如能出修订本的话,大家看到的,就将是这个新的译法。这样,“曲则全”与“枉则直”合起来就是:

A crook in the lot,

A good luck in result;

If the road is twisted,

The way might be straight.

当然,要使老子五千言的英译都达到这样一种水平,是很难的,或者说不可能的。将中国的周秦古籍,尤其像《老子》这样“玄而又玄”的典籍不说译成外文,就是译成白话文,要达到“信”、“达”、“雅”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翻译过程中不是太精炼了外国人看不懂,不知其意,就是译得太浅白了有如白开水,失去味道,甚至曲解了原意。余先生的英译尽可能地避免了这些问题。

当然,余元洲先生以一人之力,作《老子新编》,自然难免有疏漏之处。比如,某些译文还不够精炼,某些理解尚欠精确…。今后若是出修订版,当在“力求精炼”上再下些功夫,使《老子新编》更加精炼、精确、精致。还要补充一点是,注解《老子》,如能放眼《道德经》通行本,参考帛书《老子》本和郭店出土竹简《老子》本,则更可触类旁通。我很赞成陈水金先生在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《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中所云“研究老子的思想以帛书《老子》为主,参照楚墓简书本并不废汉魏以来的各种通行本。”

寥寥几句话,不一定就是精当的评论,算是对余元洲先生书稿的读后之感吧。